



# 專訪「紅學專家」王乃驥先生

丘引◎旅美文字工作者



·王乃驥先生。(圖片提供/丘引)

夢：後四十回非高鶚續著》(兩書均由里仁書局出版)背後的兩性觀入手。

華盛頓首府有三個機場，我的飛機在雷根機場下，就有地鐵直通華盛頓地區，交通非常便利，但下了地鐵，沒有接駁車也沒有公車到達王乃驥先生住的地方，因此，王乃驥先生和太太方愷女士開了15分鐘的車到地鐵站來接我。

王乃驥先生很客氣的說很佩服我這個旅行作家遊遍世界，還常去非洲，說那是他們夫妻想去，但想到要打預防針就卻步。直到現在，非洲還是縈繞在他們的心海。

一談到旅行，王乃驥先生興致勃勃，說他連旅行都很紅樓夢。「到長江三峽的小三峽旅行時，下船賞大山，腳底踩的石頭居然是賈寶玉的怡紅院上的匾額『怡紅快綠』。」後來他給我看那塊石頭，一個紅色石頭中一小塊綠色的。王乃驥先生把這塊石頭養在水裡。

「還撿到另一個石頭，你看看，這是不是像極了史湘雲的小蠻靴？」果然小蠻靴套在史湘雲的裹小腳上，非常的貼切。這塊石頭我捧在手心仔細瞧個夠，的確很像史湘雲的小蠻靴，但這也得有王乃驥先生的慧眼才行。

王乃驥先生的口才非常好，他說故事的能耐棒極了。話一開口，不但可以引經據典，還滔滔不絕數小時不停，聽他說故事實在過癮的不得了。

「《金瓶梅》在大陸仍然是禁書，除了研究者和與《金瓶梅》有關的學者才能閱讀《金瓶梅》。所以，知道《金瓶梅》的人不多。倒是紅樓夢學會壯大，從中央到省到區到大學，紅樓夢學會都發展得很好」王乃驥先生對於《金瓶梅》被禁，《紅樓夢》一頭燒的情況愕然。這與他說的，要研究《紅樓夢》，非得從《金瓶梅》著手背道而馳。王乃驥先生的理由是《紅樓夢》是「套」《金瓶梅》來的，但就像福特汽車是開創者，但一般人卻喜歡開抄襲來的日本車

一樣。「《金瓶梅》明寫色情，《紅樓夢》暗寫色情，這造成《紅樓夢》比《金瓶梅》更紅，下場也不一樣，一個是禁書，一個是政府出錢養。」

「很特殊的是，我的三場《紅樓夢》大學公開演講，來聽講的人大多是理工系的大學生，不是文學院的學生。可能是唸理工系是為了將來畢業後的出路，但文學或《紅樓夢》是他們的興趣。」話鋒一轉，王乃驥先生說：「我在華盛頓紅樓夢學會的講課對象，聽講的人也是以理工系出身的多，其中有六個人還有博士學位呢！」王乃驥先生從2002年就在華府的紅樓夢學會講《紅樓夢》，直到2006年才結束。一群人花了四年時間共讀《紅樓夢》，實在了不起。

這就像王乃驥先生一樣，他是經濟學博士，是華府的高級經濟學家，卻終身擁抱《金瓶梅》與《紅樓夢》不放，甚至在1956年，他在美國就讀研究所時，知道胡適把他多年的蒐藏《紅樓夢》「甲戌本」請央行的印幣專家印製，價格當然非常昂貴，約相當於王乃驥先生在臺大當助教七八個月的薪水代價，但王乃驥先生立刻委託在臺灣的親人幫忙預購。

《紅樓夢》「甲戌本」一寄到美國時，王乃驥先生說，「對於我研究《紅樓夢》突飛猛進，因為有註解。」退休後，王乃驥先生更是全心投入研究《金瓶梅》與《紅樓夢》。

「紅樓學會的大學生的文學素養很不錯，寫電子信給我，用的字眼都不一樣，連年代都不是西元。演講的廣告看板，上頭還寫詩。這很教我感動，連送禮物給我都很紅樓夢，你看賈寶玉與林黛玉，」說著說著，王乃驥先生拿出非常有名的中國當地陶瓷。

另外，我對王乃驥先生在兩本金紅著作中的兩性觀產生興趣，是因為目前為止，他的金紅兩性觀最是跳脫出華人重男輕女的傳統思維。說得更貼切一點，王乃驥先生在金紅兩性觀上的觀點非常的前衛，較之於一些女性更為突出。

例如在《金瓶梅與紅樓夢》一書中的〈「水泥論」贅譚篇〉，王乃驥先生談兩性世界，認為《兒女英雄傳》說的夫婦最不好處，應改為人際之間，唯有男女最不好相處。王乃驥先生認為男女之間的關係，往往超出理性範圍以外，複雜多變，夫婦僅是其中的一環而已。王乃驥先生指出，《金瓶梅》的兩性世界，以多妻制的家為中心，家內，是夫婦關係，家外，是其他男女關係。《紅樓夢》雖然套《金瓶梅》，但寫法剛好相反。

在這一篇中，王乃驥先生為潘金蓮叫屈，說那首〈水性說〉的詩對潘金蓮不公平，只怪潘金蓮淫蕩，卻不怪罪始作俑者的西門慶。王乃驥先生認為這太可笑了，是西門慶和王婆狼狽為奸勾引潘金蓮的。言下之意，不只是傳統社會，就算當今都有「豈不可笑」的積非成是偏見。請看〈水性說〉怎麼說：「水性從來是女流，背夫常與外人偷；金蓮心愛西門慶，淫蕩春心不自由。」

西門慶勾引人妻，還不只勾引一個，更連人家的財產都偷偷摸摸的搬來，社會不罵西門慶，卻指責潘金蓮的不是。

王乃驥先生也指出，《紅樓夢》中賈寶玉的「水泥論」看似擁護女權，但他個人卻是兩性通吃，根本是斷袖之癖（西門慶也是）。



由此，我對於王乃驥先生個人的兩性觀背景興趣濃厚，想知道以他的年紀——82歲，卻如此的兩性宏觀，其個人背景一定很特殊。華府之行的採訪，終於解出答案。

「我生命中的兩次大逃難，奠定了我的兩性平等思想，」王乃驥先生說。

「第一次逃難是對日抗戰，我的媽媽帶著我們幾個蘿蔔頭從江蘇外逃。媽媽背部背一個幼兒，手裡抱著另一個嬰兒，另一手牽著另一個稚齡的孩子，旁邊還跟著兩個蘿蔔頭，當時的我才7歲，是老大哩。一個三十歲左右的女人能有如此的能耐逃難，怎麼會要男尊女卑呢？」王乃驥佩服自己的媽媽佩服到五體投地的地步。

「從我的媽媽的堅毅上，我看出了女性的偉大。我的媽媽在十歲左右被送給當官沒孩子的朋友做養女。養父慈悲，看到外地人死在異鄉不得所，就開了葬儀社義務幫外鄉人埋葬，還設法聯絡其家人。養父早死，養母又病重，我的媽媽才十幾歲就一個人承繼養父的慈悲，一個年紀輕輕的女孩每天在那些棺材之間處理大事，還要記帳管理所有的事務，訓練出我的媽媽比男人更大膽的一面，而且行動力超強。」

緊接著，王乃驥先生說逃到四川時，在重慶以北的一個小鎮，他就在那兒讀書，也學了川話。那幾年四川話的學習，在後來的國共內戰時，王乃驥先生已經是高中畢業了，這回由他帶領媽媽和弟弟妹妹們從江蘇逃到上海，再從上海搭漁船逃到舟山群島。在舟山群島時，很多逃難的人都要上岸，而王乃驥先生聽到那位看管的人說四川話，就以川話和四川經驗和那個「老鄉」攀親帶戚，因此，網開一面，那個人不但沒將王乃驥先生一家人打回，還給他們一個過夜的地方保命。

「從舟山群島，我們逃到香港。每逃難到一個地方，媽媽就趕緊寫信到爸爸服務的單位尋找爸爸。爸爸曾給我們他的上司在臺灣的地址，說找不到他時可以聯絡他的上司。在逃難時我們不小心遺失了地址，只記得名字和臺北市羅斯福路。在香港時，媽媽就寫信到羅斯福路。那個郵差很厲害，下班之餘，花了一個月時間，終於把沒有地址只有街名的信送達對方手上，我們才知道爸爸已經在臺灣，也才得以辦理入境臺灣。」從這兒，王乃驥先生看到媽媽處事情情的能力。

「在內戰期間，爲了逃難，本來小妹王乃川還小，寄在江蘇家鄉。後來共產黨打來了，全面淪陷，已經沒有退路了。我們在逃難的中途，媽媽要我搭火車回到江蘇把妹妹接出來。」那是一個人人都逃難的時代，火車上擠滿人潮，王乃驥先生站霸王車，雙手緊拉槓，身體在火車外，摔死的機率非常的大。

「在逃難的時刻，有多少人家都犧牲女兒成全兒子，但我的媽媽不願意放棄我的妹妹，就算兒子需要冒那麼大的生命危險，媽媽還是堅持，非把女兒接出來不可，」想到當年那些逃難搶救妹妹的經驗，王乃驥先生仍心有餘悸。從這兒，也奠定了王乃驥先生的兩性平權觀念。

「我的爸爸雖然在政府部門工作，但他在家沒有地位。在我們家，爸爸說的話沒人會聽，媽媽說了算。有一次我還虧爸爸，有難時自己逃，拋下妻子孩子們不管，誰聽你的？」王乃驥

的媽媽兩年前以105歲過世。生前，她一百多歲的人上下樓梯如少年人，個性非常的獨立，也從不倚賴子女。

由於王乃驥先生的四川話和四川經驗在舟山群島時救了一家人的性命，養成他日後入境隨俗的習慣，例如王乃驥先生就讀臺大期間，暑假時分別到雲林縣和屏東縣做農業調查工讀，當時不通臺語的他，也融入農家深情。1956年，王乃驥先生拿了獎學金到了美國，經過18天的暈船暈到剩下100磅的體重，他在安頓好行李後，就買了美國當時針對外國人設計的\$99美金遊遍美國，以此認識美國和接觸美國當地人。由這樣的經驗，王乃驥先生拿到博士學位後，沒有留在加州，反而往當時沒有華人的華盛頓特區。「因為加州有許多亞裔人，不像是美國。」

也許是在華府居住了五十年，早年遠離華人，王乃驥先生與妻子方愷女士的生活與婚姻，與美國式的夫妻平等極為相似。例如早餐，王乃驥先生自創他的健康早餐，由於料太多元，他晚上吃過晚餐後，就把自己所有的早餐的料放入大碗，然後放入冰箱。第二天早上醒來時，加入蘋果、香蕉和鮮奶，再放到微波爐內加熱三分鐘即成為王乃驥先生的專用早餐。而他的太太，方愷女士是煮麥片加雞蛋加枸杞。夫妻各做自己的早餐，各吃各的。午餐的吃法兩人也不同，只有晚餐時，兩人吃同樣的食物。王乃驥先生數十年如一日不變的早餐，如同他花了一輩子的時間在研究《金瓶梅》與《紅樓夢》，忠心耿耿，相對於他的太太，每天的食物必須更改，夫妻的個性非常的兩端。晚餐由太太烹飪，餐後，太太洗滌碗盤時，王乃驥先生則將剩下的食物處理，和清理餐桌。

不只如此，夫妻每天早上分開散步，王乃驥先生慢步，將每戶人家當成一本書，一個章節一個章節的讀，對每戶鄰居都如數家珍。他的太太則是快步走，而且兩人的路線也不一樣。連下午做運動也不同，夫妻各做各的，王乃驥先生獨創健膝操，一個小時的健膝操已經連續做三十年了。他的太太方愷女士的瑜珈操，身手俐落猶如猴子爬樹一樣。

一個慢郎中（王乃驥先生每天刷牙3次，每次刷牙得花30分鐘），一個急驚風，兩人相處感情卻很融洽，原因在於兩性平權在王家實施的徹底。如果夫妻不是兩性平權，那麼，方愷女士常常一個人出國旅行攝影，讓王乃驥先生獨守空閨，恐怕方愷的腳步走不遠，或是備受阻饒。對於這樣的自由平等，方愷女士不假思索的說：「好手好腳的，當然事情都要自己來。」

王乃驥先生的兩性平權不是說說，也不是寫寫而已，而是生活本如此，這也就是為什麼他在《金瓶梅與紅樓夢》和《紅樓夢解紅樓夢：後四十回非高鶚續著》中，能夠如此與眾不同的原因。